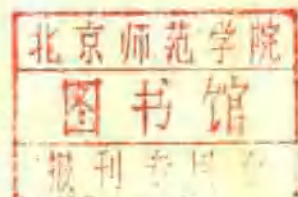


6
5

古代汉语教材

• 試 用 稿 •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
中国古代文学教研组编

一九七二年七月

毛主席语录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創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将古代封建統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現时的新政治新經濟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經濟发展而来的，中国現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給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辯証法的发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羣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們向前看。

《新民主主义論》

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东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匯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還是應該繼承。

《反對黨八股》

目 录

前 言	(1)
-----------	-------

词汇部分	(4)
------------	-------

一、古汉语词汇的一般情况	(4)
--------------------	-------

1. 古今词语和词义的异同	(4)
---------------------	-------

2. 词义的变化发展	(9)
------------------	-------

3. 一词多义、一义多词和同字异词、同词异字	(14)
------------------------------	--------

二、古词义的辨别和掌握	(21)
-------------------	--------

1. 掌握词的本义、引申义	(21)
---------------------	--------

2. 了解古音通假	(32)
-----------------	--------

3. 辨明单音词和复合词	(41)
--------------------	--------

4. 弄清语言环境，分析语言结构	(47)
------------------------	--------

5. 注意时代特点，适当了解有关文化知识	(52)
----------------------------	--------

语法部分	(61)
------------	--------

一、实词的活用	(61)
---------------	--------

1. 名词用如一般动词	(61)
-------------------	--------

2. 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	(65)
--------------------	--------

3. 名词用做状语	(70)
-----------------	--------

3. “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	(81)
4. 其他凝固结构·····	(86)
三、词序与省略·····	(87)
1. 宾语的前置·····	(88)
2. 定语的后置·····	(91)
3. 状语补语问题·····	(92)
4. 句子成分的省略·····	(94)
四、语气和句式·····	(98)
1. 判断语气·····	(99)
2. 直述语气·····	(102)
3. 疑问语气·····	(106)
4. 委婉语气·····	(109)
五、复句和关联词语·····	(110)
1. 连贯关系·····	(111)
2. 递进关系·····	(113)
3. 选择关系·····	(115)
4. 转折关系·····	(117)
5. 假设关系·····	(119)
6. 因果关系·····	(121)
六、助词与词头词尾·····	(123)
1. 句首句中助词·····	(123)
2. 词头和词尾·····	(127)

附录一：同见古书，词义和用法不同的繁简字

附录二：阅读古书的字典和辞书

古代汉语教材

(试用稿)

前言

什么是古汉语呢？古汉语是同现代汉语相比较来说的，指的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古代汉民族共同语。它和现代汉语有着基本一致的语言基础，同时又有部分质的差异。它有口语和书面语言两种形式，我们要研究的则是记录古代文献资料的古代书面语言。古汉语的书面语言又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先秦口语基础上形成的“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开始比较接近口语，但由于奴隶主、地主阶级对人民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特意使言语脱离民众，致使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造成了同口语较大的距离。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凭借其反动政权，对这样的书面语言又加以维护和提倡，于是“文言文”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着统治地位，成为古代通行的书面语言。另一种是唐宋以来通俗文学作品所使用的“古白话”。这种书面语言是在北方方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接近口语，在汉语发展史上曾起了重要作用，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渊源。不过相对说来，因为“古白话”同现代汉语较为接近，与现代汉语的差异较小，读懂它比较容易，而“文言文”则同现代汉语差异较大，读起来困难较多，所以“古汉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文言文。

古汉语的基本情况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古汉语知识的

学习呢？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指导思想。古汉语从总体来说已成为历史的遗迹，并不是今天的交际工具。我们学习古汉语知识，不是为了写文言文，更不是为了猎奇，甚至去欣赏封建糟粕，而是为了掌握这方面的知识，来为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服务。我国文化遗产丰富的文献资料都是用古代书面语言记录下来的，古今语言差异较大，因而需要我们学习一些古汉语知识，懂得古代书面语言，以便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指导下，从古代语言的实际出发，根据古代语言的客观规律，来正确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从而有助于我们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对古代作品的内容进行分析，即有助于对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此外，从语言本身来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要了解‘本国語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国語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这也就需要我们适当地懂得汉语的昨天和前天，以便实践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用以丰富和发展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更好地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总之，我们学习《古汉语》课程，是为了遵循毛主席“古为今用”的伟大教导，使古汉语知识有助于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研究历史遗产，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对今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的东西，去争取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同其他战线或领域一样，“古汉语”这个阵地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关于古汉语知识的学习，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四出散布什么“砸烂师范”、“不要文科”的同时，也大肆鼓吹“不要历史”、“不学本国语文，更不要学《古汉语》”等等滥调，破坏教育革命，破坏斗批改。其实这种鼓噪并不新鲜。他们的老祖宗、十

九世纪的骗子杜林，曾经高叫要废除关于古代语言的知识 and 现代语言的知识，而实质上却是为了推销“旧的语言学的最坏的产品”。今天这些骗子也并不是真的不要历史、本国语文和《古汉语》，而是妄图要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这些阵地，以便他们盘踞在这些领域里招摇撞骗，为所欲为，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揭露、批判的。刘少奇及其卵翼下的反动学术“权威”，从同一个反革命目标出发，则公开利用古汉语课程散布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他们宣扬封建糟粕，扩散封建毒素，吹捧地主资产阶级学者，美化其唯心主义学术体系……颂古非今，毒害青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此，我们也必须在持久的革命大批判中继续肃清其余毒。只有遵照毛主席“不破不立”的教导，坚持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持久的革命大批判，我们的“古汉语”学习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古汉语”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仅表现在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向上，同时也表现在学习方法上。学习方法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是世界观的表现。资产阶级从其反动世界观出发，把“古汉语”作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之一，在方法上必然是大搞烦琐哲学，提倡无谓考证，一方面用以炫耀自己，吓唬群众，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另一方面用以将青年引入迷宫，做资产阶级的俘虏。我们工农兵学员绝不能上这个当。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同烦琐哲学划清界限，认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批判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根据无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分清轻重，抓住主要矛盾（比如在古汉语总体中应着重注意词汇问题，词汇中又要着力解决词义问题），以简驭繁，掌握真正有用的东西，以切实做到“古为今用”。

詞 匯 部 分

一、古漢語詞匯的一般情況

1. 古今詞語和詞義的異同

前面我們說到：古漢語和現代漢語有着基本一致的语言基礎，但又有部分質的差異。這就是說，現代漢語雖然是从古漢語發展而來的，因而二者在詞匯和語法結構上有其共同性，但長期的發展變化，又使得古今漢語的面貌有着較大的差異。特別是“語言的詞匯對於各種變化是最敏感的，它幾乎处在經常變動中”（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古今的差異就更加明顯。所以我們了解古代語言時，必須首先看到語言的歷史發展，注意古今詞語和詞義有其相同的一面，又有其不同的一面，以免誤認為古代詞語就等於現代詞語，或誤把詞語的現代意義當作古義去理解。

比如，我們將《左傳·曹刖論戰》的第一段文字同現代漢語譯文加以對照，便可以看出古今詞語和詞義的異同：

十年春，
庄公十年的春天，
齊師伐我。
齊國的軍隊進攻我國。
公將戰。
庄公將要應戰。
曹刖請見。

〔这时〕曹刿请求拜见庄公。

其乡人曰：

他的乡邻们说：

“肉食者谋之，

“官老爷们考虑、商量这件事，

又何间焉？”

你又何必参预它呢？”

判曰：

曹刿说：

“肉食者鄙，

“那些官老爷们眼光短浅，

未能远谋”。

不能作深远的计议。”

从以上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种情况：

1. 象“公”这种对奴隶主地主阶级统治者表示所谓“尊称”的词，已随着它所标示的对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死亡，被现代汉语废弃。他如“候”、“伯”、“卿”、“大夫”、“天子”以及表示奴隶主地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等级观念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特有事物的词语，也是一样。另外，古代剝削阶级侮辱劳动人民的称呼，比如“黔首”、“下民”等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现代汉语淘汰。

2. 象“十”、“年”、“春”、“人”、“我”这些词，古今名称一样，所指的对象也相同，这便显示出古今词语的相同，也显示出古今词义的相同。不过这些词绝大多数是斯大林同志指出的语言中较稳定的基本词汇，如表示山水草木、时令气候、人身称谓、家禽家畜、基本作物、年月时间、空间方位、基本数字等的词语，它们为数不多，在词汇总量中占的比例较小。

3. 古今都有这类事物，但现代汉语换了一个说法，即同样的对象，古今名称不一样了，这便是古今词语的不同。比如古代汉语说“师”，现代汉语则说“军队”，古汉语的动词“谋”，在现代汉语则说“考虑”、“商量”、“计议”等，对于剥削阶级的当权派，古人称他们做“肉食者”，今天我们对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则另借用“贵族老爷”、“官老爷”等词语来表示对他们的贬称。他如古代说“目”，现代说“眼”；古代说“食”，现代说“吃”；古代说“堙”，现代说“填”；古代说“触”，现代说“撞”；古代说“寘”，现代说“放”；古代说“稼、穡”，现代说“耕种、收割”；古代说“履”，现代说“鞋”；古代说“饮”，现代说“喝”；古代说“伐”，现代说“进攻”；古代说“辛”，现代说“辣”，等等，都属于这类情况。

4. 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都有这个词，但词义却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乡”，古义首先是行政区划的单位，相传周制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上述引文中的“乡人”，意思是同一乡的人，相当于现代说“乡邻”。其次，是地方、处所的意思。今天“乡”作为行政单位的意思已经消失，只保留地方、处所的意思（如“本乡”、“他乡”）另外又发展出泛指农村（如“城乡差别”、“下乡”）和指出生地、家乡（如“离乡”、“回乡”）的意思。又如“间”（jiàn；古书多写作“閒”），古今都有“空隙、间隙”和“不连接、隔开”等意思。但上述引文中的“间”，是“置身其中”或“参预其中”的意思，这又是现代汉语所没有的。再如上述引文中的“鄙”，现代汉语作为一个词素仍在使用，而且古今都用于贬义，这是古今的共同点。但具体所指古今又有不同：现代汉语指的是品质低劣（如“卑鄙无耻”），古义只指“知识浅陋”、“见识短浅”或

者“庸俗”。他如“去”，现代的意义是前往某地，而古义却是“离开”（如《诗经·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礼记·苛政猛于虎》：“何为不去也？”）；“走”在现代指的是一般步行，而古义却是“跑”（如《战国策·狐假虎威》“……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兽见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走也……”）；“对”在现代是“正确、适合”、“对立、敌对”、“面对、朝着”、“对待、对于”、“成双的”等等意思，但古代首先是指下对上的回话（如《左传·宫之奇谏虞君》“对曰：‘大伯虞仲……’”），其次才是“面对、朝着”的意思；“偷”在现代的意思是“盗窃”或“背地里做坏事”，而古义却是“苟且”（如《离骚》：“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或“浇薄”的意思。象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多的，这里不再罗列。

以上种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那些已经死亡了的古词语，由于现代汉语不再用它，因而不会造成古今混淆。这些词的意思虽然我们不懂，但一查字典辞典就会知道。那些古今名称一样、意义相同的词，就更用不着我们去费气力。那些反映同样的对象，但古今名称不同的词，因为古今差异很大，问题鲜明，相对说来，比较容易分辨，在词义理解上，一般不易形成以今代古。另外，有一部分词古今词形稍有变化，意义上在现代分化得更精确，成为几个词了，如古代的“战”在现代变为“战争”“战斗”“作战”“应战”等，但基本意义古今一致，这样的问题也不难解决。所以，问题的主要矛盾在于上述第四种情况，即那些古今字面相同而意义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词。这类的词由于在字面上古今一样，意义上又有不少词存在着古今交叉的情况，数量上也比较多，因此需要我们很好注意。特别是其中古今词义差别细微的词，就更需要我们细心辨认。否则，便会在词义理解上以今代古，造成误解。下面我

们再从学过的文选中引两个例子来说明。

许 “许”的今义和古义在表示“认可”这一意义范畴方面，两者非常接近，因为都有某种“认可”的意思。但又不完全相同。古代的“许”一般只有“答应”以及“相信”、“赞许”的意思，而没有现代“准许”“容许”的意思。《左传·宫之奇谏虞君》中“弗听，许晋传”的“许”，意义则正是“答应”，这是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合的。

再 “再”的现代意义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重复，同“又”的意义相近。但“再”字在上古却没有这个意义，只有“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如《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和《宫之奇谏虞君》中“一之为甚，岂可再乎”这些“再”字，都只能当“两次”或“第二次”讲。因为古人表示两次的动量从不说“二”，只说“再”，“再而衰”不能换为“二而衰”，“其可再乎”不能换为“岂可二乎”。另外，古人表示动作的重复并不用“再”，而用“复”，所以“晋侯复假道于虞”不能说成“晋侯再假道于虞”。这样，细心分辨古今义的差异，就不致于把古书中的“三年再会”（三年当中两次会面）误解为“三年以后再相见”了。

以上举的是单音词。复合词中也不乏这种情况。如“牺牲”在今天是指为人民贡献出生命或舍弃个人利益，而古代指的是做祭品用的牛羊；“行李”在现代指的是外出时随带的行装，而古代指的是来往的使者；“时髦”在古代是封建社会所谓的“当世英才”，而现代则指社会上旧习惯势力造起的一时的喜好；“博士”在古代是秦汉以来掌管学术的官职，现代则指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为培养精神贵族而设立的所谓“学位”，等等。

明确了问题的重点，就便于我们把气力用到关键的地方。

当我们阅读古代资料碰到古今字面相同的词时，就要特别留心，多思考分析，切忌轻易用今义去解古词。为此，就需要勤查有关的字典辞典，去了解一个词的古代意义。其次，还可以查阅有关资料，了解词义的古今差异。如“再”，许慎的《说文解字》便解释说：“一举而二也。”意思就是“同一个动作进行两次”。这就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再次，可以进一步对词的古义进行统计、归纳的研究。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词义在古书中的应用，不是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就是说一个词不会孤立地在某一个地方出现某个意义，它将在一部书的许多地方，以至所有上古或中古书中出现某个意义，我们便可以由此统计归纳，找出真义。比如“再”在《左传》中出现47次，都是“两次”或“第二次”的意思，没有一次是表示动作重复的。再拿上古其他的书来比较，也都没有例外。这确凿的事实，就证明了把“再”解为“两次”或“第二次”的正确，也说明了“再”的古今涵义的不同。最后，还要适当了解词义变化发展的规律，因为现代词汇是古代词汇的一个发展，古今词义所以有差异是词义发展变化的结果。这便是我们往下需要讨论的问题了。

2. 词义的变化发展

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古今词义所以存在差异，是由于词义变化发展的结果。语言是社会交际和社会斗争的工具，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必然会促使语言的旧词旧义不断消失，新词新义不断产生，并不断充实和丰富，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但社会的外因要通过语言的內因而起作用，新词新义的产生也不会从天而降，而是在现有语言的基础上来实现的。因此，词义便按照自身的内部规律演变发展。现在我们便

来讨论词义是怎样演变的，以帮助我们了解词义的历史性和古今词义的联系与区别。

古汉语词义的演变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一个词自身意义的矛盾发展。这种过程表现为三种情况，即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

所谓词义的扩大，就是词义所指的事物的范围比原来广泛了。比如上古“江”专指长江，“河”专指黄河，不是所有河流的通称（上古河流的通称是“水”，如“河水”“江水”

“汉水”“渭水”等等）。因而《诗经·伐檀》中的“河”实指黄河。但后来“江”“河”都扩大泛指一切水流了。又如“池”，上古的意义专指护城河，如《孟子·天地不如地利》中“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的“池”便是。后来便扩大泛指所有的水池，池塘。再如“雌雄”，原义只指鸟类。而在上古时期各种动物按性别都有专称，如牛雄的叫“牡”，雌的叫“牝”。后来人们在动物和禽兽的性别上加以抽象和概括，就选用“雌”

“雄”这两个词来表示它们不同的性别，于是“雌”“雄”这两个词就由专指鸟类变为泛指一切动物了。又如“鸣”，本义是鸟叫，后来扩大指一切发声。如：“马鸣萧萧”，“鸡鸣不已”等等。甚至人们发表意见、宣传某种学说也叫做“鸣”，如“诸子争鸣”。

所谓词义的缩小，就是词义所指的事物的范围比原来狭窄了。比如“宫”，开始本是一切房屋的通称，但后来封建帝王独霸这个称呼，用来专指他们的住房（如“皇宫”，“宫殿”），不准其他人称自己的住房为“宫”，“宫”的词义便缩小了。

“朕”也是这样。秦代以前，“朕”是普遍通行的第一人称代词，任何人都可以自称“朕”（如《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秦以后便缩小，专用为封建帝王的自称了。再如“金”在

青铜器时代实指铜，因为当时金属只有铜一种。往后其他金属出现，“金”就泛指一切金属。如：《尚书·禹贡》：“厥贡惟金三品”。传：“金银铜也。”但后来由于出现了“银、锡、铁、铅”一类的新词，“金”的词义就缩小为专指黄金了。又如“丈人”这个词，原指一般年长的人。如《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枚荷蓑”。但汉以后，却只用为儿媳对公婆的尊称。如汉乐府《相逢引》“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王充《论衡·气寿篇》：“尊翁嫗为丈人。”词义相应地缩小了。

所谓转移，就是词义本身由这一种意义转移为另一种意义了。最常见的如“脚”在古代是指小腿（现代汉语的“脚”在古代说“足”），在现代却转移指小腿以下的部位了。再如“楔子”，原本是指加进木器接榫处缝隙中的木片。后来元代戏曲作家，往往在剧本开头或“折”与“折”之间，加进一个介绍剧中人物情节，引起全剧或联系前后剧情的短场，相当于后代的序幕或插幕，对此，人们也称为“楔子”，于是“楔子”的意义便来了个大转移。他如“兵”本义是武器，后来把使用武器的人也称为“兵”，也属于这种情况。另外，词的褒贬意义的转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转移。比如“喽罗”这个词，在《水浒传》里含有褒义（同时的书中有写作“楼罗”），相当于后代说“健儿”。但现代说“喽罗”，是指帝、修、反的帮凶、走狗，用以表示革命人民对他们的鄙视的。这是词义色彩质的转移。

需要注意的是，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还有较为复杂的情况。首先是一个词的意义在变化过程中，往往扩大后会再缩小，或者缩小后会再扩大，或者扩大缩小与转移交错进行。例如“汤”在上古汉语里，意义是“热水”（或“沸水”），

比如《楚辞·九歌》中“浴兰湯兮沐芳华”的“湯”便是。汉代的成语“赴湯蹈火”，“湯”仍作“热水”解。可是到了中古时期，词义缩小，当作“菜湯”的意思，如唐人王建诗：“洗手作羹湯”。而在近代书面语言里，词义又扩大起来，除仍用作热水（如《元曲·生金阁》：“嚙这么滾湯般热酒在燙我！”）外，同时发展出“碰”、“挨”或“稍微接触”的意思，如“三五日来不湯箇水米”（《董西厢》），“你湯我一湯，拷了你那腰截骨”（《秋胡戏妻》）。“不湯箇水米”，即不接触水、米，也就是未进饮食；“湯我一湯”即碰我一碰。

其次是有时一个词的意义在扩大、缩小或转移之后，原义并不消失，而是新旧意义或基本意义与转用意义同时并存，为人们使用。前面说过的“楔子”就是这样的。再如“上”，原本是上下的上，方位词。往后便从方位转移到指时间在前的（如“上古”“上世”），同时又从方位转移到人，指地位高（在上）的人。而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盘踞地位最高的是封建皇帝，于是“上”的意义在指人这方面又进一步缩小，特指封建皇帝。所以从汉到唐的历史资料中，“上”专指封建皇帝的用法很多。但这些新义出现之后，“上”表示方位的意义并未消失，而是同它转移和缩小的意义一起存在。因而古代同一个时期，某一个词在这个场合用的是它的原来意义，在另一个场合用的则是它转移、扩大或缩小的意义。

二是词与词之间由于某种关系而发生词义变化。这当中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古代不同意义的单音词，由于彼此意义接近或者所指的事物互有关联，而引起词义变化，后来结合成为合成词。结合之后，原来的单音词有的保留原义，有的则丧失原义。如“书信”：古代“书”“信”是两个意义不同的词，“书”相